

愚者的欢乐之家,智者的悲伤之家

——《欢乐之家》中的圣经原型分析

黎 敏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与国际交流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欢乐之家》书名出自《旧约·传道书》。“智者之心属于悲伤之家,而愚者之心属于欢乐之家。”这恰是19世纪寻欢作乐、道德沦丧的纽约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圣经原型和圣经精神的影响,揭示了西方物质文明下人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

关键词 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圣经原型;道德风尚;现代实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2-0067-03

《圣经》对西方文学题材影响深远;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的取用其内容和人物的名字,它们也渗透着基督教的善恶观和为人处世的态度。^[1]其故事人物被历代的文学家所利用,作为一种原型在作品中得以复现。“西方现代文学或将《圣经》中的原型模式续写和移置,或对其中蕴含的基督教教义进行继承式表达和重新构合。”^[2]《欢乐之家》是伊迪丝·华顿的成名作。书名取自《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智者之心属于悲伤之家,而愚者之心属于欢乐之家。”不难发现,作品中的圣经文化精神和对圣经原型的续写和移置。作者在书中运用了独特的讽刺手法,她像个旁观者站在社会的外围,以铺张的笔墨描绘了人性的善恶,深刻剖析了西方物质文明下人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

这是一部出色的社会风俗小说,它描写了19世纪末期纽约市的社会百态。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丽莉·巴特的人生历程对当时的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丽莉一生在社交场所周旋,她所向往的“欢乐之家”就是上流贵族社会。然而,事与愿违,个性独立,敢于同社会抗争的丽莉被视为异类以致境遇每况愈下。她的社交圈由尚保留一些旧传统的雷诺家,降到利用传统习俗掩护其不轨行为的多森夫人家,然后又从不择手段攀登社交梯子的百利家,跌进只图享乐的郭摩家,又降到纽约上流社交的外围、哈琪小姐的旅社,当了哈琪小姐的女秘书。最后,她为了追寻宝贵的爱情被上流社会抛弃,意外自杀,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一、金钱构筑成的上流社会的伊甸园

伊甸园是《圣经》的重要原型之一,它象征着天堂中的乐园。《欢乐之家》所表现的纽约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富豪控制着纽约上层社交界,而工业革命的暴发户也附庸风雅并努力向上流社会渗透。在这新旧混杂的纽约社会,寻欢作乐是时尚,金钱是上帝。百乐山庄是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场景,是上流社会人们的聚集地,也是女主人公丽莉最初心中向往的伊甸园和“欢乐之家”。在这里,一群装扮得和大厦家具一样富丽堂皇的男女,面带倦容,在炎热的气氛下,穿梭流动。他们没有固定目标,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是兴之所至而随波逐流。从饭馆到演奏厅,从橡树园到音乐室;从艺术展览到时装展览。^[3]小说女主人公丽莉·巴特聪明美丽,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父母先后破产亡故后,美貌成了她唯一的财富。她跻身冷酷的上流世界,为了在她向往的伊甸园立足,她付出了一切。

在《圣经》中的伊甸园里,主宰一切的是上帝,是爱,而在“欢乐之家”主宰一切的是金钱。粗俗不堪的暴发户罗西德用金钱攻势使自己进入旧贵族们的上流社会,雷诺夫人起初并不介意丈夫对丽莉的企图,但当获悉丽莉花了丈夫的钱,便马上与她翻脸;丽莉的亲戚们一旦获悉丽莉被取消了姑母遗产的继承权,一个个像避瘟神似的避开她;多森夫人屡屡与人通奸,却仍在“欢乐之家”里逍遥施威,只因为她有一个富有的丈夫;富商雷诺从没有因为对丽莉居心不良受到半点指责……而无辜的丽莉一不小心便背

上了“接受男人的津贴”和“勾引有妇之夫”的罪名。没有钱,没有家庭背景,丽莉四面受敌稍有不慎便遭来横祸。

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上流社会,没有道德标准,没有理想和尊严,有的只是追求金钱享乐的狂热。这里的成员是虚伪、冷漠、狭隘与自私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亲情、友谊和爱情。丽莉的亲戚朋友们从未给过她真正的帮助。迫于贫困和不幸,丽莉不得不请雷诺帮忙投资,却险遭侮辱。当劣行败露的多森夫人对无辜的丽莉反咬一口,弃她于国外港口时,所有的人都从自身利益考虑附和多森夫人。丽莉没得到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便被逐出了上流社会。

二、被献祭的夏娃

《圣经·雅歌》中百合花(Lily)是纯洁爱情的象征。“我是所罗门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伊迪丝·华顿以Lily命名女主人公可谓不无用意。《欢乐之家》中的丽莉可被看做夏娃的原型置换。丽莉和夏娃一样有着绝世的美貌。在小说中初次出现时,她穿着打扮优雅得体,神态美丽端庄,在男主人公塞顿眼里恍若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林中仙女:当她迈着轻盈的大步走在他身边时,他因得以亲近芳泽、得以细察那小巧的耳轮、未经修饰、朝上曲卷的秀发,她那浓密挺直的长睫毛而感到受宠若惊。突然间他觉得她的一切都是既矫捷又精巧、既坚强又纤细的。他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觉:造就她这样一位女子一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定有无数的丑陋而愚蠢的人为了她,神秘地变成了祭品。^{[3]11}

圣经文化精神最突出的一点是人道主义精神。宣扬平等、博爱、行善。《圣经》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建立了一套宗教伦理观。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做人、做事要凭良心,不可损人害人。丽莉身上正体现了这种圣经精神。丽莉天性善良且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当得知穷朋友葛泰·法里丝的一位女友得了严重肺结核病时,她马上把这个姑娘送到医院,并用自己的钱替她治病。甚至像多森太太这样的人,都曾激起丽莉的同情心。

然而,伊迪丝·华顿在书中暗示人们:男权和金钱是社会的主宰,这在内战前后没有任何变化。她指出,处身在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里的人,对于自身感情的问题,一定要像冷静的投机商一样,能够精打细算,见机行事。一个分文不名的女人,如果不懂得这套诀窍,就会被社会吞没。^{[4]109}

丽莉作为女人,一个没钱的女人,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所以她“难得让自己的感情奢侈地冲动一次。”她被迫设计自己在社交场合的每个表现,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并不可救药地把自己装扮成美丽的尤物供男人欣赏。她说:“这就是男女不同之处了。为了改变处境,女子只能出嫁,而男人尚有选择的余地……一个女人被邀请出去作客,被邀请的不仅是她本人,同时还有她的服饰……因此我们一辈子都必须打扮得体体面面、漂漂亮亮……”^{[5]12}她曾故意接近自己的猎物——富有的波希·古莱,曾利用雷诺对自己的好感,请他帮自己挣钱,但她的天性是天真、无知的。她天生的弱点,即感情方面过于豪放慷慨,给予雷诺和多森之流以可乘之机,也使她变成自己拙劣计谋下的牺牲者。

丽莉是矛盾的。理智上,她深知自己应该嫁一个富人,进入“欢乐之家”过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而感情上,她更希望得到理想的爱情。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使她无法做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抉择。然而,在男性中心的“欢乐之家”,丽莉的选择只是被选择——被富人选择。丽莉放弃了种种进入上流社会的选择,最终爱上并不富有的塞顿。

圣经原型中的献祭原型指祭品、牺牲品,为世人牺牲。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是第一个献祭的羔羊。献身的替罪羊为世人赎罪,为谋取他人幸福而牺牲。小说中的弱女子丽莉不幸成为时代的祭品。结尾部分,丽莉被上流社会陷害、驱逐,沦落到下层社会艰难地活着。这使人联想到《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出卖,耶稣的献身。与耶稣拒绝了撒旦的百般诱惑一样,丽莉不受利欲的浸染,保持了道德的高尚。当她被多森太太诬陷赶下游艇后,多森曾几次向她表示,只要她愿意,他可以马上离婚,并娶她。她的朋友嘉莉·费雪也曾暗示她可以取代多森太太,但丽莉认为这样做有损自己的人格,和卑鄙无耻的多森太太没有什么两样,她无意中得到一摞多森夫人写给塞顿的情书,本可以此作为要挟,达到返回“欢乐之家”的目的,但她烧毁了证据,她不想靠卑劣的手段达到目的;死前,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她用姑妈留给自己的钱偿清了雷诺的债务。丽莉是无奈的,她早已看清自己可贫可富的命运。虽然,她最后在贫穷的女工内蒂那里领悟到不同于“欢乐之家”的生活真谛——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使她完全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丽莉最终没能冲出男权和金钱的樊篱。她的死,与其说是意外,不如说是丽莉对未来生活充满恐惧,潜意识地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与其说是自杀,不如说是逃避,又或是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社会

吞没了。与耶稣受难不同的是,丽莉的死没有拯救任何人。作者在此暗示基督教的救世道义与现代社会的实利主义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并不完美的亚当形象

小说中劳伦斯·塞顿是亚当形象的置换变形。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高高的个子,在人群中有如鹤立鸡群……他那深褐色的浓眉大眼使他像个具有光辉历史的异族人。”^{[3][2]}塞顿具有知识分子的优雅;“他带着乐观的精神,客观地看社交场上上演的戏,并可超越当时的社交观念,与这个大镀金笼子的外界接触”^{[3][3]}。激发丽莉兴趣的正是他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计个人得失的风度。他的人品、性格以及一切都符合她那高标准的趣味,甚至拿他认为神圣的追求所开的玩笑也包括在内。但她最欣赏的恐怕还是他有一种昭然的优越感,这是连最富有的阔佬也望尘莫及的。^{[3][2]}小说中的劳伦斯·塞顿个性模糊。他是个有教养的聪明人,尤其是他的“精神共和国”的理想使他有一种昭然的优越感。然而,作为寄居于“欢乐之家”的一员,他的理想是空洞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物质才是他所谓理想的基础。

有如《苔丝》中的安吉尔一样,塞顿不是丽莉的保护天使,而是造成她悲惨结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的名字“Selden”似乎预示他将出卖(sell out)丽莉,又似乎表明他的“精神共和国”的理想难以实现^{[5][1]}。

塞顿从未真正了解过丽莉的个性和处境。他用其“精神共和国”理想要求和影响着丽莉,那是一种“超脱贫穷的困扰,超脱安逸与忧虑,超脱所有物质烦恼”的个人自由;然而,让一直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丽莉放弃奢华享受的追求,成为“精神共和国”的一员,一辈子过着贫穷乏味的生活,这实在太强人所难!塞顿的理论是有很大大缺陷的。因为生活在物质世界的人不可能没有任何物质的烦恼。塞顿本人也无法遵循其理想准则。和丽莉一样,他也寄生于“欢乐之家”。他一直在自己“反感”的圈子里消磨时光,他与贵妇人伯莎·多森曾有暧昧关系……而他却总以自己的理想准则要求别人。当听到有关丽莉行为不检点的谣传时,他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失望,他轻信谣言,在丽莉最需要他的理解与支持的时候追随众人无情地离开了她。

另外,塞顿作为男权社会中一个训练有素的鉴赏家,他的审美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极其欣赏丽莉精雕细琢的容貌,珠光宝气的打扮,希望她能维持这种美;另一方面,又要求她的美必须是崇高的,脱

俗的,不带任何物质色彩的,即必须完全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世界。他没看到,正是丽莉那精心修饰的富有艺术效果的美使她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得到包括塞顿在内的所有人的看重,从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

小说中塞顿和丽莉的关系一直僵持着,毫无进展。塞顿总是深藏自己的感情,对丽莉的爱若即若离。当丽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虽尽力去支持她,却不信任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塞顿有足够的机会去了解丽莉真正的为人,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只要他下决心便可以拯救她。但是,塞顿一直保持冷漠与猜疑,对她的弱点没有丝毫的包容。后来,丽莉烧毁了伯莎·多森写给塞顿的情书,这也意味着丽莉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塞顿,同时也宽恕了多森夫人。她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充满凄凉。故事的结尾,塞顿“怀着一颗忏悔的心,走到她身旁,与她和解。”丽莉到死方赢得了塞顿的信任和真爱。与“欢乐之家”的愚者们相比,塞顿和丽莉算得上是这个阶层的智者。他们保持了一定的道德真诚与清白,但其力量微小,既不足以对抗强大的习惯势力,也没有决心同社会环境决裂。最终,塞顿选择了苟且偷安,丽莉却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伊迪丝·华顿生长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基督教文化对她的影响深远。在作品中,她除了把圣经故事运用于人物的塑造之外,还从其他方面把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同现代社会的罪恶相对照来加强批评的力度。伊迪丝·华顿被认为是西方女性意识觉醒最早的作家之一。《欢乐之家》也讽刺了把妇女培养成花瓶般饰品的社会道德风尚。小说中的丽莉已经具有初步的女性意识和反叛精神。然而,从丽莉的遭遇读者也应看到:女性光有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强、自立的能力,否则,丽莉毁灭的悲剧如同“娜娜出走”后的担忧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 [1] 刘意菁.《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孙彩霞.西方现代派与《圣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 伊迪丝·华顿.豪门春秋[M].张澍智,译.北京:外国文艺出版社,1999.
- [4] 王晓英.她世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 [5] CAROL J S. Edith Wharton :matters of mind and spirit[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